



檢查者 譚新嘉
覆查者 李文琦

書名 白敬言編 (第一卷) 冊 共存肆冊

刊寫時代 宋刊大字

裝式 紙裝

卷數 第丁(天千急次下)

葉數 柒拾玖葉

行格 半葉拾行行三治壹式卷字不一律

高廣 高柒寸三分 廣壹尺二分

邊 左右雙然白口第壹壹下標書名丁第式壹下標葉數下口有刻工名記

印章 首尾有人指朱之長印

印 章

其... 編中之... 皆... 首... 姓...

及... 况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卷 月 日

白敬言編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上下 使命

憂國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

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

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

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

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王文正公曰：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

惶恐莫敢見。上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



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韓魏公琦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范文正公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文忠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趙康靖公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

右以時省闕。

唐質肅公介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

呂文靖公夷簡薨于鄭計聞。一震悼對執政語公輒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王公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

下賢者何質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旣素病益以酒遂卒。神道碑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爲此怪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別錄

陳公襄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

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
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
術之可以爲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
凶札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
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
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
屢求廣諮博訪。旣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
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旣亡彝
檢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
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
以天下爲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內翰范公鎮景仁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能
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爲公懼。安石怒公落
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
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
姦。公旣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
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
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
御史中丞呂公誨獻可。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

凡二百八十有九前後三逐皆以迂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旁側爲之股栗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呂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鑿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盭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

之微固不足恤也。凡此皆其憂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廷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卧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溫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相吾父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

申為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為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啻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

白...
表八紙上之...
禮論...
要務

溫公病中與呂中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憤懣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身悉以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又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遂非致忠直踈遠讒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革其弊不幸介甫

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
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為如何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
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為
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校文據未
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
跬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
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祕書
丞呂大忠為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
忱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

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為三司判官大忠乞終喪制
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公手詔
問以計策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
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
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使遣以爭理地界為名
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
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
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
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

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塘濼向聞遣使部兵徧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入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設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以

朝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倭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昔嘗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

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特外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一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龕勇實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

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歧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隨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文潞公

曾魯公皆主不與之論。時王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數哉！具載之以為世戒。

山谷言：頃與范內翰純甫同局。純甫多能言溫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常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

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劉摯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柰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集序

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為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當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薦舉

王文正公曰。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奚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

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旦。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也。

王文正公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

契丹謀入寇。畢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之。

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公頓首辭。謝曰。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

監修國史位在上。

王沂公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

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

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東軒筆錄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公詩言行錄

杜正獻公衍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暮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爲恨也。杜公衍言行錄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

將誰歸希文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韓魏公琦之在相位也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頴皆可用也時二人皆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頴於省府他皆此類也所薦引於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聞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既而

有排毀終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既罷去蘇頲除脩注往謝二府參政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韓公琦言行錄

韓魏公琦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全前

孫承政拜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舉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嘗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唐公介言行錄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文憲公億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神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叅知政事。韓公億言行錄

呂正獻公之有信也，亦以薦賢為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顧張天祺、歐等皆為一時顯人。呂公公著言行錄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童蒙訓

陳公襄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為民庶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

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亨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陳公襄言行錄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

使知出我門下耶。范公純仁言行錄

范忠宣公純仁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如

病者何故。雅以人才為己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而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言行錄全前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

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

三問之。申公對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陳公堯

佐言行錄

溫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

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按文集有乞不就試狀。云。王景興師事楊賜。傳燹以郡將嘗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而近世臣僚薦辟磨勘舉者。亡沒亦皆報罷。臣少學於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既不能効古人之節。去官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以干榮進。實所未安。

劉公安世言行錄

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公不合。故不敢

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穎王。持國爲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謝諫議似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謝似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卿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

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倦遊雜錄

高宗曰。張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材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張公浚言行錄

程公頤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負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於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

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張忠定公詠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文近覃之文。則未知覃之行遠某之萬萬矣。遂薦覃爲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爲士矣。

用人

李文正公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爲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請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

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真宗時。王文正公爲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

真宗初即位。李沆爲相。帝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然帝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又東坡志林云。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二十餘年矣。

王沂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

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以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希文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寇準方議其事。更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耳。

管軍負闕，高烈武王瓊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次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盛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上從之。神道碑

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
真善回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
曰公居陶谿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
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
之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仁宗問王懿敏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
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官官宮妾
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憮然有問曰唯富弼
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
士大夫皆舉筭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

舉賢於夢卜矣。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曰：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

臣愚賤，何敢異？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誕

告中外。臣雖言何益？上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

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

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

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

有才智，曉民政邊事，它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

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

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

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

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

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誠之。光曰：富弼老

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

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

列不合故也。上曰：若有所施為，朕不從而去，可

也。自為相一無施為，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

雖親國家事，亦勿與知故也。上又曰：王安石何

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

執拗耳。此其實也。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

但木強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惠，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片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

規、趙彥若

杜丞相衍，綏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夷簡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効，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其能，遷擢未晚。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報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求惟商周之所託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

上語也

歸田錄

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率民

錢數萬貫修城民間苦之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遣青齊提賊傅永吉掩擊盡獲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爲能超遷閣門使入見上稱美其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謂宰相曰陳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以執中叅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賫勅告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

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執中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爲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下中書。中書共奏云。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襄甫且供職。衍及得象既罷。執中不肯署。曰。曷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奏云。衍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爲相。襄知福州。甫知鄧州。頃之得象亦出知陳州。執中遂爲相。記聞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

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
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
口譽之。異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
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
議。既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
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
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
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
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記

蘇公頌自少所交。皆當世豪傑。及登顯近。務推挽正

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無
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恩。
而怨讟亦不切至焉。

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捷。虜之氣焰益張。常有并吞關
中之意。其將剛浪凌號野利王。某號天都王。各統
精兵于別都。天都失其姓名元昊倚以為腹心。凡所以能勝
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神將軍卞衡方城青澗。謀有

以去之。有王嵩高者。本清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
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
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

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既深，將軍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怨望將軍。將軍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嵩貧賤無狀，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況敢辭捶楚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此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

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節為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悔笑曰：「吾素奇種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之。」嵩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吳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延詰將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

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小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言曰。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

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鳧雁侍左右。於是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執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爲將軍所賣。遂定講和。

之策焉。西師既平。天子錄諸將功。元帥蔽將軍不以聞。將軍不自辯。至于終身。嘉祐元年。其子古詣。匭訴之事。下御史府按驗。如古狀。不誣。詔付史官。於是士大夫始知將軍之功。將軍果決縱橫。有城府。不測人也。舉秦之人。皆能道之。

耕公世衡言行錄

宋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

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韓公

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

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

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李廌談記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劉敞上疏論邪臣正臣進退

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

陛下參任觀之。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

直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

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

悟。頗留脩等。

劉公敞言行錄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
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趙清獻公即上言
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
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
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
名臣賴之以安

趙公抃
神道碑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
士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
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
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

無遠邇疏密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
元祐初呂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
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
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
書遺子滎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
故不得用亦命也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
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
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
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

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劉摯輔政累年，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

元城先生云：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它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六年二月，王巖叟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曲謝延和。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材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

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繫。又云：太母曰：此事重，面常說與官家，只為

官家未苦理，曾得卿更說與官家。少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學

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

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

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

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也。自古

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

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

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

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幸

陛下常用心於此。王公嚴叟行錄

上方勵精有為，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

而諷上以清靜，無為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

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歧伯知藥之陰

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

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

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

也。欲知七臣之所爲，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致，親讎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御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則則朘剥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

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持寵爲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鈎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張公商英
言行錄

虞公允文感 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日宰相無
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冊。
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諭蜀首薦汪應辰。
趙雄等六人。及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
留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之盛。凜凜有元祐慶曆
之風。

善處事上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
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
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
相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
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
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
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真
宗旣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
下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

拜呼萬歲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
殿時 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
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
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湏也文定取案上墨筆
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
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初章聖上僊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居召詣
寢閣東面垂帷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
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王沂公曾於殿廬

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加淑妃爲皇太妃字公執
咨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
足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
豈期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爲更載立妃之文
必若尊禮當俟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改
遺制乎公曰曾適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
之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
遂不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爰立之命章獻明肅
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丁謂欲
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 皇

帝坐前殿朝群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公時判禮儀院獨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之天下也非陛下之天下也奈何使兩宮異位不共天下之政是壅主上之聰明絕下情而不使通况官人傳政亂之始也乃采用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奉事如儀人心乃定公嘗於廣坐抗語丁相曰政出悻房斯已國家之否運然推之至公不猶愈於政出群下乎

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飲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政要○又言行錄曰章聖久不豫莊憲太后欲自臨朝令上居東宮於資善堂決事會公自大名召還再貳鉤席語錢惟演曰皇儲冲幼非中宮不可獨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矣惟演亟入白之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真宗崩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

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呂文靖公即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焉。

初章懿之誕。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章懿不得名。及是章懿崩。呂文靖公聞之。方奏事。因曰。竊聞昨夕有宮嬪亡。后聞之不懌。不待公盡言。曰。宰相豈管宮中事。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去。去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

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柰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輦。由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僊。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

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仁宗感風眩之疾，文彥博等以設醮祈福，留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執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為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為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上疾愈，沆請彥

博於上曰：陛下建國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初，彥博欲判狀，斬告變者。參政王堯臣擇其勝，乃請劉判之。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滌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府聚處於大慶殿，延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

同列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是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武。繼隆曰：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

北無害也。後上神思浸清寧。

大內災，呂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繼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

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富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韓魏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鈞公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吝。

何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旣到皇堂棟，乃不損。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比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韓魏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湏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唯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

事然歐陽永叔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英宗即位初以憂疑得心疾 太后垂簾聽政韓魏
公潛祭 帝已安而 太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
議于 帝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
然之咨 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
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甲午祈雨于相國寺
及醴泉觀 帝久不豫至是士庶驩呼相慶 太
后不久竟還政戊申 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
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
秋即間日 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

內東門小殿視事 太后如初太后再出還政手
書大臣以白 上輒留之不出 上既康復無他
太后復降詔書還政亦欲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
十餘事并以稟 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公退
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
求退顧 上體未平遷延至今 上聽斷不倦如
此誠天下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 太后請一
鄉郡湏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 朝廷安可無
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覆奏 上所裁決十
餘事 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

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公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徹簾。太后遽起，公即厲聲命儀鸞司徹簾。簾既落，猶在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

英宗初為皇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及即位，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

子即位，太后嘗言：允弼為天子，若何不立尊。行公曰：

弼謂世有此諫，使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

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

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

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韓公琦言行錄

英宗即位有疾，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

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

知諫院，呂諫議為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

雖悟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

政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

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
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頭救填之差使

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矣聞見錄

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愕

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

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達權知變如此

韓魏公別錄云呂申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

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

立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它日

申公語公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

之皆以失此處以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

矣不立后無以正其身自有其意多此類也

祥符中崇奉太書設官置使典司其事儀衛物米甚

盛矣真宗崩比將葬呂文靖公判禮儀院建議

納太書於方中而官司儀衛皆罷天慶天祺先天

降聖等節但存其名而已凡公處事皆類此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天子北

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

南澶州準勸上北渡以固士卒心毋令虜得乘

勝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

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上曰：顧所書如何耳。母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輩。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皆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臣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默然。準又勸上北渡。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爲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

在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眎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準居上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笑。

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遣使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姑欲羈縻不絕而已。於是有所謂準不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準不得已乃許之。當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創之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

得也。又遺使謂虜曰：「公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四五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為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五十年後，安知能捍塞者乎？戎遂得和。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寇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難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時進，孰出勅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

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駟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孟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公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騎退。乃召爲次相。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

上在澶淵。遣王文正公旦還守東都。旣至。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後車駕自河北還。公宗人及子弟輩皆出迎於郊外。忽聞後有呵喝之聲。敬馬而視之。乃公也。其處事謹密如此。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蘇公頌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謀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不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

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文正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

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堯文正公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仲淹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元昊復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范仲淹可斬，杜衍

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
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上顧問呂夷
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
降一官知耀州

契丹遣使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文靖公堅執
不可。后云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公
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
應但呂相公堅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
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

以禮折之。計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
詠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
吾祭乃可以觀之。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
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
宗激賞再三朝論躡之。

北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
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
公允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閣門傳
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

譙責乃因僭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
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夫錫歸果獲罪
高宗上僊朝廷欲用顯仁例遣三使如虜中周益
公固執不可謂今者事體不同不當畏人而曲徇
金國賀生辰使人到闕上在喪次議欲宣諭俾
歸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止是館伴發遣
朝廷更無一辭於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令使者歸
附奏中外咸謂得體

善處事下

曹武穆公瑋在秦州有士卒千餘人叛赴虜中軍吏
來告瑋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
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
將遣殺之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
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闐塞
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
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
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

李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
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
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
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
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
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
汝何敢乃爾謹誚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
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
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
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
始出衆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
復攬轡行衆不敢謹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
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解舍夜久不罷從
卒輒拚馬廐爲之新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
栗公曰天實寒可拚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
沮無以爲變

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
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勝射城中以招貴

且發遣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
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
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
患貴果出降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
縋城夜遯張忠定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
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
黨怊怊知其已投井故無它議又免與主帥有不

協名語錄

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三班使

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
誣民入其家立圍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
之蘇文忠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奉此潰卒聞之
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墓誌

薛簡肅公奎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
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
處令人喫却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
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
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皆懼

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張徐公嘗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而欲爲變者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者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爲不可上曰朕亦此思之王公旦曰累奉德

音欲任張者在樞密府臣以未嘗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者爲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其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溪洞蠻彭仕義納其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子投辰州告之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之韓魏公曰二子既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

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遂無事。家傳

馬少保亮以王均反。為西川轉運使。賊平。主將尚誅殺不已。亮救全者千餘人。明年召問蜀事。會械送為賊所誑。誤者八十九人。至京師。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眾。此特百之一二爾。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之。恐遠人危懼。重招朝廷憂。帝從之。

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

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在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

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為經畧。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眾。比戍還。得餘貲。推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神道碑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

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

東齊記事

神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挾公不爲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挾兵亦欲乘間生事至使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可用

景祐末西部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官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官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謀

王則據貝州反齊州禁兵欲屠城應之或詣富韓公弼告公以齊非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幃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有刺客至張魏公帳前公顧左右已睡闔爾欲何如對曰某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况侍郎忠節安忍相害但見為備不嚴恐後有來者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邀後利某河北人母在今徑歸矣後翌日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

蜀之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程文簡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且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知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耳。使者還奏其語。於是上益以公為能。墓誌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

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墓誌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

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爲介也。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爲此怪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伊川嘗言荆公行新法之初。亦未甚必然。自是天祺輩爭之太力。以激成之。吾輩當分其罪可也。程氏遺書

陳忠肅公嘗爲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將因此害公。而遂禁

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遺事

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

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

下以爲例。神宗如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劉豫揚揚山東。妄言御燕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僞榜趙鼎與張浚進呈。浚奏曰。乞斬益以釋誘。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問鼎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者。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浚怒鼎不主己意。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

官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諄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諄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歎服其言。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王文正公。公至。則見欽若。誼諱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廼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

乃命下獄。公從容曰。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訶譴。當行朝。以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翌日。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欽若等當黜。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寇忠愍公知永興軍府。有姦民吏不能制。寇公摘其

罪竄湖外。過京師。上變自訴。且告寇公有異謀。呂文靖惡。姦人得志。傷信任之體。請加重刑。益遠竄。報可。公不欲外聞。以恩自歸。戒吏不得泄語。外卒無知者。行狀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米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任滿入見。擢為朝官。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墜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復獲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

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香鉢以出。築于南長堤。首起戲馬臺。畢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水障。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畫誌

張忠定公詠復知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公真善幹國事者。

張詠守蜀。季春糶。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

張詠知益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自披剃。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時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誑
說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謂曰近訛言惑
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
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幾
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冷氣非
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
乎厭勝。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墮
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
推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為絹而
上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始令下唯通城一鄉不
變其後別自為縣民亦貧至今也

非忠定公惟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
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
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昉問其肯公曰詢
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
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九十
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
遂減前此或限勝斛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

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文彦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鄠人也至和中湜
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
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
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彦博曰如此
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
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
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包孝肅公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
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某家

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
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
靈使人迎置後閭祠之引群囚立鍾前自陳不爲
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
同職禱鍾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
良父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
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爲盜蓋恐鍾有聲不
敢摸也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

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歐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許元初爲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甚且陷於木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爲姦一日元至船場命拽新造之舟從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是立爲定額

劉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清樸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惠穆公也

韓魏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公在太原

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着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伍。仍湏用角弓。太原人貧。素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心也。

韓魏公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湏索包揔。不然不可一日處矣。

韓魏公待罪中書時。事有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覆論列。湏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放過。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

凡素有定力。不然思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策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前輩嘗言九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

又云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
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
君不欺之道也。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
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
以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
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谷志古清修集

使命

公頌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
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
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
數刻。即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
曆可也。虜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
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
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請
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
相安。未有離貳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

還言其盛衰有數也。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辯某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以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富文忠公以偽牒事覺。必欲得堂吏。執政不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直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

余公靖慶曆三年。以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王公巖叟館伴大遼賀正旦使。使者耶律寬求觀元會儀。公曰：此非夷狄所宜知。止錄笏記與之。寬不敢求。

吳奎奉使契丹。虜中群臣爲其主加稱號。謁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爲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爲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虜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禮。坐是一事。出知壽州。

劉敞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山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九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真宗用寇準計。親征澶淵。射殺其驕將順國王撻覽。虜懼。

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兵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遂詔諸將按兵。縱虜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不敢行。宰相以富弼名聞。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

公不起。見何禮也。英嬰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幣。且命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

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弃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

夕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澧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

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直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貴

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顏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書來。且求

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溫公曰。錄云。公力爭獻納二字。及還

而晏公已稱納矣。

開見錄云。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博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故為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其忠直如此。

虜兵退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懼

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緣貂襜褕。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利用出寇。準召利用至。帳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無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票。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孔中丞道輔使契丹。契丹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公絕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此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

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宣和間。周憲之使虜。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虜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州。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增二十萬銀緡之外。一疋一兩。不敢專輒。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已定。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

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胄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二日。聲言拘留。實欲脅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爲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棊。爲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訊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爲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其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奏。收懼公見。上發其誕謾。堅留公。惟令馳騎具奏。

取 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爲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傲很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保歡好。宜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敕邊將訓兵積粟。先爲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枝梧。於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旣而承 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爲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復差館伴撒母好爲大言。一日出語尤不

若此事不了。於南宋不使也。公正色曰。使勿謂 本朝昨歲。浦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猝。忠臣義士不爲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曰。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答。以 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 本朝使副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王黼。言周其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盧益

充國信使。上以公充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當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間謝恩。當先北向同謝。大金皇帝然後南向同拜。南朝皇帝公答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來歸。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議事便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去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真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

人結約之後。虜勢日熾。肆為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少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而退。權公邦彥為太學博士。徽宗幸學。設幄堂上。延見

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暢理明。天顏喜甚。恩錫有差。遂有意用公。而公與宰相王黼異議。黼銜之。故報之。使使契丹。虜酋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莫奪公之志。洪忠宣公皓奉使大金軍前。歸別持太碩人拜且泣。時長子甫十三歲。以下皆襁褓。呱呱環列。行路人

不能仰視公弗子也。間關至太原，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削，及至雲中，大酋粘罕迫與副使官偽齊。公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段，顧力不能忍，盡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偷生狗鼠間，甘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公不為動，旁貴人喏曰：「此真忠臣也。」止劔士以目為眊，請粘罕怒，少霽，遂流遞于冷山。流遞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

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累落悟室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物布番課，四隸採薪，它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困辱十年。多為詩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或應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

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在灤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歸，宰執賀。皇太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喜。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訓於此可見矣。

祖父元曲中自滄州被召，脩官制，陞對日。上曰：更欲脩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爾來脩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然此書浩大，以卿度之，何時可畢？祖父曰：恐湏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賜名華戎魯衛信錄，奏篇上。上讀序，引大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蘇氏談訓。

